

沪 剧

党 费

上海工人文化宫編

方 卡改編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 剧〕

党

費

上海工人文化宮編

方 卡 改 編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內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收輯了两个沪剧。“党費”是根据同名小說改編，写共产党员对敌艰苦斗争的故事：党员黃新为了掩护同志及坚持革命工作，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貴品質。“两个营业员”是根据花鼓戏“两个貨郎担”改編，写两个不同工作态度的营业员，誠心誠意为人民服务的李建国受到了人民的欢迎、表揚；另一个不热爱自己工作的張少山受到了批評。

党 費

〔沪 剧〕

編 輯 者 上海工人文化宮
改 編 者 方 卡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94号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總經售

*

开本：787×1092 耗1/32 印張：1 15/16 字數：40,000

1959年9月新1版

195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500冊

(原文化版印6,000冊)

統一書号：10078·1017

定价：(六)0.15元

目 次

党費.....	方卡改編	1
兩個營業員.....	方卡改編	34

党 費

王愿坚原著 方 卡改編

地点：閩粵贛边区的一个村庄。

時間：一九三四年十月。

人物：黃 新：農村婦女，二十八歲。

胡敏英：農村婦女，二十六歲。

宋老爹：農民，五十多歲。

宝 宝：黃新的孩子，五歲。

老 程：游擊隊員，二十九歲。

黃天霸：還鄉團的狗腿子。

白匪軍班長、白匪軍二人。

布景：黃新的家，是用竹籬笆糊了泥搭成的一個棚屋。里面的家具很簡單：一張破板桌，幾條舊凳子。桌上有一只破碗放點油當作油燈。床鋪是用幾塊板搭成的，鋪上有一堆破棉絮。牆角邊用三塊石頭攔着一只黑砂鍋，旁邊還有一只破甕。右邊房頂上用幾根木棒搭出一個小閣樓，放些破破爛爛的東西和幾捆爛稻草，閣樓前面倚着一張竹梯子。中間靠左有門。舞台左邊是一段倒塌的牆，牆上有被人刨掉的石灰大標語的殘迹，還可以隱約地看得出這是“參加紅軍”

几个字。牆前有一堆破磚瓦片。天空上有一弯眉月，
射出淡淡的光。

[幕啓。深夜，四处寂靜，远远时时傳來打更的梆声，偶然也有几声狗号，蟋蟀乱鳴。屋門虛掩，胡敏英在灯下
揀菜叶子。黄新抱着宝宝，嘴里低低哼着催眠的小曲。
〔外面更鑼敲了四下。]

黄 新：（不禁低声地哼出当年欢送丈夫参軍的歌子來）

送我郎君当紅軍，
冲鋒打仗要打得狠。
若为革命牺牲了，
偉大事業我担承。

（宝宝已經睡着了，黄新把他抱到床上，嘴里还在低低地哼）

送我郎君当紅軍，
臨別的話兒記在心。
郎当紅軍我心乐，
我做工作在農村。

胡敏英：（看了看黄新，帶笑地）大嫂……

黄 新：（搖搖手，示意宝宝剛入睡，声音要輕一点。一面替宝宝蓋
好棉絮，回过身來向胡敏英）做啥？

胡敏英：大嫂，你又在想起盧大哥了吧？

黄 新：（笑了笑，掩飾地）誰說的？这歌你不是也会唱嗎？

胡敏英：真的，前年这个时候，擴大紅軍，这个歌多么流行！

黄 新：時間过得真快，一下有兩年了。

胡敏英：唉，这兩年当中变化也大。

（唱“中板”）

自从紅軍長征去，
白匪軍又到此地，

还鄉团到处乱殺人，
强逼倒算收租米。
还要用出毒手段，
封鎖革命根据地，
別样东西倒还罢，
沒有鹽吃真苦難言。
常言道，飯是鐵，鹽是鋼，
人不吃鹽無力气。
活不活來死不死，
敌人殘酷真少見。

黃 新：（唱“中板”）

有錢難買一粒鹽，
确是眼前的大問題。
想到山上游击隊，
吃鹽更是不容易。
我們黨員有責任，
必須要，克服困難去接濟，
把这青菜揀好后，
弄点鹽來醃一醃。
先到各家去問一問，
多少办法想一点，
好在人民拥护共產黨，
幫助紅軍都愿意。

〔宋老爹推門進來，黃新和胡敏英吃了一驚，看到是宋老爹方才放心。〕

黃 新：老爹。

宋老爹：（关好門，加上門，責怪地）你們真糊塗，四更天做这个

工作，連門都不門。還鄉團狗腿子在村頭村尾到處巡邏，我們隨時要當心呀。

黃新：對。老爹，你現在到此地來有什麼事情？（加了一點燈油）

宋老爹：大嫂——

（唱“陽血夾流水”）

我老宋今年五十幾，
老骨頭倒還康健。
只是我夜夜睡不着，
等待天亮聽鷄啼，
想只想，紅軍哪天打回來，
困龍何時上青天？

（轉“中板”）

人民擁護共產黨，
個個和紅軍心相連，
因此敵人想出毒辦法，
要我們軍民兩隔離。
強迫小村子的老百姓，
統統并到大村里。
我們地下黨的同志們，
組織關係也脫離，
明知組織在山上，
但不知哪天來聯系。
叫我們幾個怎麼辦？
還請大嫂出主意。

胡敏英：大嫂，山上離此地三十多里路，讓我想辦法去一趟吧，一來去接關係，二來可以把咸菜帶上山去。

宋老爹：敌人看得这样严，你不能莽撞，让大嫂决定吧。

胡敏英：你总是前怕狼后怕虎的。

黄新：敏英！

（唱“中板”）

老爹说话也有道理，
万事必须要多考虑，
虽然山上离此地，
路程只有三十里，
但敌人看得非常严，
上山真是不容易。
何况是，这样大的深山，
也找不到组织在哪里。
我看暂且等一等，

（转“三角板”甩腔）

等待山上来联系。

〔老程由倒墙后跳过来，两脚踩在破砖瓦堆上，发出很响的声音，老程马上躲在墙下。屋里三个人一听这响声，知道外面有人，立即警惕起来。黄新走近门边倾听一下，没有声音。黄新把青菜分成三份，把两份交给宋老爹和胡敏英，示意他们还是走吧。宋老爹和胡敏英抱着菜出门，向四处望望，匆匆走了。黄新也出去望了一望，回进来把门关上，正要脱衣服预备睡觉，老程敲门：先三下快的，再两下慢的。黄新警觉地注意倾听；老程再照样敲了一遍。黄新又把衣服扣好，过去开门。〕

老程：（在门外）对不起，问你们买一样东西好吗？

黄新：你要买什么？

老 程：灯笼。

黄 新：灯笼没有。

老 程：蜡烛也好。

黄 新：蜡烛到店里去买。

老 程：那么讨一碗滚烫的开水有吧？

黄 新：（高兴地）喔，你是……（忙把老程拖进来，再把门关上。
有点激动，紧紧地捧住老程的手晃着）啊呀，今天给我们盼到了！

老 程：你就是黄新同志吧？

黄 新：（揩眼泪）对，坐吧。

〔两人坐下。〕

黄 新：同志，你姓什么？

老 程：我姓程。

黄 新：县委和山上同志们都好吧？

老 程：都好。

黄 新：程同志，我们——

（唱“中板”）

自从失掉联系后，
好比是，黑夜走路无方向。
又好比三岁小孩子，
不见自己的亲爷娘。
眼看红军革命受阻挡，
眼看老百姓遭灾殃。
明明晓得要斗争，
但怎样做法少主张。
现在关系又接上，
今后行动有方向。

老 程：政委有指示：要你——

（唱“中板”）

了解情况最要紧，
敌人的行动要看清，
他們的槍械有多少，
村里有多少白匪軍。

黄 新：（唱“中板”）

村里匪軍有四百多，
地主民團也有六十人。
步槍一共四百支，
机槍共有三十挺。
他們强迫農民要倒算，
各家的牲口也搶干净。
如果農民不繳租，
就要开槍乱殺人。

老 程：（唱“三角板”）

敌人倒算强收租，
要發動羣众來斗争，
先將老百姓組織好，
鬧得他，天翻地复不安寧。
粮食要埋到地底下，
牲口要牽到大樹林。（甩腔）
秘密組織武工隊，
暗殺土豪和白匪軍，
割电綫，搶运输，
万事全靠要机警。
工作当然有困难，

但依靠羣众最要緊。

黃 新：（唱“中板”）

同志說話我記在心，

天大的困難我担承。

当初民國十八年，

夏收暴動鬧革命，

敵人幾次來圍剿，

我都堅持拚一拚。

現在任務到我手，

風里浪里要完成。

（忽然想起）啊呀，你看我這個人真糊塗。

（唱“三角板”）

同志今朝到此地，

叫我心里真欢喜，

只顧和你談工作，

隨便什么都忘記，

你肚皮一定有点餓，

这样吧——

吃点山芋充充飢。

〔黃新揭開砂鍋蓋子，從砂鍋里拿出兩段山芋。又在牆角那只破甕里摸出一塊咸蘿卜，放在桌上。〕

黃 新：老程，自從“井村”以後，我們離開山上更加遠了；敵人又看得非常嚴，什麼也送不上來，你們一定很苦了。現在好的東西沒有，就馬馬虎虎吃一點吧。

老 程：我走了半夜的路，肚子也實在有点餓了。

〔老程拿起山芋吃了一口，又咬了一口咸蘿卜，忽然想起了山上同志們沒有鹽吃的艱苦情況，停了下來。〕

黃 新：（誤會了，抱歉地）我們只有這一塊咸蘿卜了，一直不舍得吃，放了日子比較久一些；再加此地弄點鹽真不容易，因為鹽少，這蘿卜醃得不透，還帶點酸味，不大好吃。

老 程：不是，大嫂——

（唱“中板”）

這塊咸菜味道好，
我好久不曾吃得到。
想到山上的同志們，
沒有鹽吃真難熬，
身體發軟無力氣，
面孔蜡黃血色少。

（轉“三角板”）

我們每餐吃的是苦野菜，
只讓肚皮撐得飽。
沒辦法，找點刺激東西吃，
光吃蔥蒜紅辣椒，
吃得嘴里象火燒，
嘴唇皮上都是泡。
現在我想帶到山上去，
讓同志們大家嘗味道。

黃 新：山上真是太苦了，我們一定要想辦法。

〔外面更鑼敲了五下，附近的鷄也啼了。〕

老 程：（立起來）唷，天快要亮了，我要回到山上去。（把山芋吃完，把吃剩的咸蘿卜揣在懷里。回頭看見鋪上的寶寶）
大嫂，這是你的孩子吧？

黃 新：是的。

老 程：睡得好香啊。大嫂，我走了。

黃 新：（忽然想起）老程，你慢点走。

〔黃新撩起衣裳把衣里子撕开，掏出一个小小紙包。打开紙包，拿出一張中國共產黨黨証。她看見黨証，臉上就浮出深情的笑。她小心地翻開黨証，又從里面拿出兩塊銀洋錢，放在手里掂了掂，遞到老程的面前。〕

黃 新：老程——

（唱“中板”）

我丈夫，跟隨紅軍長征去，
臨走前，留給我兩塊銀洋鈔，
我忍受困難不肯用，
藏在身邊到眼前。
但“并村”以後幾個月，
我一直不曾繳黨費。
此番請你帶了去，
對組織，積少成多也有利。

老 程：這個，大嫂——

（唱“三角板”）

上級不曾指示過，
我也不好收黨費，
況且你在此搞工作，
難免也要用一點，
所以我今朝不能帶，
還是留在你身邊。

黃 新：（想了一想）也好，眼前這種情況，倒還是實用的東西好一點。（要去開門，忽然想到，指指牆洞）老程，以後你來，先從外面朝這個牆洞看一下，免得出什麼意外

的事情。

老 程：哦。

〔黃新先開門出去向四周望了一望，進來向老程點點頭。〕

老 程：（仍掩好門，回頭風趣地）大嫂，魏政委指示過，下次我到此地活動，要聽你的指揮了。

黃 新：（笑了笑）這是地下工作的紀律，你我大家要遵守。

老 程：再見。（拉開門出去）

黃 新：再見。

〔黃新進來關上門，外面鷄又啼了。〕

黃 新：（高興地，唱“流水”）

眼看老程走出門，

叫我心里真高興。

此番和組織聯系上，

有了領導好鬥爭，好鬥爭。

（想到手里的銀洋鈔）啊呀！

（遲疑地，唱“快板緊唱”）

山上沒有咸鹽吃，

原是一樁大事情。

我本想，醃點咸菜繳黨費，

現在一想辦不成。

眼前咸鹽這樣少，

叫我去到何處尋。

空有兩塊銀洋鈔，

（轉“三角板”甩腔）

困難重重急煞人。

（看到手里的黨証，眼睛一亮）

(唱“賦子板”)

看見黨証上五角星，
不由我，想起山上同志們。

山上同志任務重，
要和敵人作鬥爭，
如果沒有咸鹽吃，
手脚無力少精神。

下巴骨，松下來，
張口說話難出聲。

大家都盼望有鹽吃，
好像旱天望甘霖。

雖說此地有困難，
山上困難要難十分。

我是黨員有責任，
天大的困難要坦承。

讓我村西去找宋老爹，

村北去找胡敏英，

分頭向羣眾想辦法，

買到咸鹽最要緊，

蘿卜青菜都醃好，

等候老程下山嶺。

〔黃新把黨証和銀洋錢藏在砂鍋里，替宝宝蓋好棉絮，把油燈燈草剔一下，燈光減弱。開門正要出去，不料黃天霸打着手電筒站在門口。手電筒光對着黃新從頭上照到腳尖，再照着黃新的臉，一步一步逼進來。黃新擔心着老程的安全問題，虛怯地退進屋子。黃天霸在屋裏四周照了一下，把油燈剔亮些。〕

黃天霸：怎么？深更半夜，还是起來了，还是没有睡？（黃新不响）唔，看样子我們的大嫂要出去？是吧？（稍嚴厉）天还没有亮，出去做啥？

黃 新：你管不着。

黃天霸：我管不着？哼，此地方圓几十里地方，誰不知道我黃天霸！我們还鄉团，就是國民党的好帮手，“官府坐堂，差人帮忙”，打共產党真刀真槍我們不行，管管你們，哼！还不是“順風吹火，用力不多”。对吧？

黃 新：你嚕哩嚕嚕講些什么？我要睡覺了。

黃天霸：大嫂，不是睡覺，你是要出去！天还没有亮，你們正好睡得舒服，真是有福不会享。不象我們要值班巡邏，檢查坏人，無非是为了你們安全無事，太平平过好日子。

黃 新：过好日子？那么你們为什么要封鎖此地，弄得鹽也一点沒有吃？

黃天霸：的确，“走尽天边娘好，吃尽滋味鹽好”，一个人沒有鹽吃，的确是不行。不过你不要“狗咬呂洞宾”，这是國民党的好政策，明明山上还有共產党，沒有鹽吃，三月五月，就要他們好看。消滅了共產党，好讓我們老百姓安居乐業，对你对我都有好处。

〔外面狗叫。〕

黃 新：謝謝你們的好意。好話講完了吧？

黃天霸：你打算到哪里去？这样性急？

黃 新：睡不着，起來走走。

黃天霸：大嫂！

（唱“乱鷄啼改編曲”，附曲一）

国民党爱护老百姓，